

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遼金元史論文(中)——

正中書局印行

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遼金元史論文(中)——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四月臺初版

姚從吾先生全集(六)

—遼金元史論文(中)—

全一冊 基本定價四元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著	者	姚	從	吾
編	輯	者	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	
發	行	人	蔣	廉
發	行	印	刷	局
		正	中	書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九號(7756)銘
 分類號碼：600.21 (1000)

正中書局

CHENG CHUNG BOOK COMPANY

地址：中華民國臺灣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

Address: 20 Heng Yang Road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經理室電話：3821145 編審部電話：3821147

業務部電話：3821153 門市部電話：3822214

郵政劃撥：九九一四號

海外總經銷

OVERSEAS AGENCIES

香港總經銷：集成圖書公司

總辦事處：香港九龍油蔴地北海街七號

電話：3—886172—4

日本總經銷：海風書店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

電話：291—4345

東海書店

地址：京都市左京區田中門前町九八番地

電話：791—6592

泰國總經銷：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泰國曼谷耀華力路233號

美國總經銷：華強圖書公司

Address: 41 Division St., New York, N.Y. 10002 U.S.A.

歐洲總經銷：英華圖書公司

Address: 14 Gerrard Street London W.I. England

加拿大總經銷：嘉華圖書公司

Address: China Court, Suite 212, 208 Spadina Avenue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T 2C2

遼金元史論文(中) 目次

第五部 元史(一)

一、成吉思汗信任邱處機這件事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	一
二、成吉思汗時代的沙曼教……………	一三九
三、元好問癸巳上耶律楚材書的歷史意義與書中五十四人行事考……………	一五五
四、金元之際元好問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	二一九
五、元憲宗(蒙哥汗)的大舉征蜀與他在合州釣魚城的戰死……………	二五三
六、宋蒙釣魚城戰役中熊耳夫人家世及王立與合州獲得保全考……………	二八七
七、余玠評傳……………	三〇九
八、忽必烈汗與蒙哥汗治理漢地的歧見……………	三七九

九、元世祖忽必烈汗：他的家世、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重……………三〇六

十、要設施……………三九九

十一、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四一七

十二、元憲宗(蒙哥汗)由大舉征伐與由合戰而敗……………四二五

十三、金元之際元世祖與忽必烈汗全中京朝赫文……………四二八

十四、金元之際元世祖與忽必烈汗全中京朝赫文……………四二八

十五、元世祖與忽必烈汗全中京朝赫文……………四二八

十六、元世祖與忽必烈汗全中京朝赫文……………四二八

十七、元世祖與忽必烈汗全中京朝赫文……………四二八

蒙古正統 元史……………一

遼金元史論文(中) 目次

第五部 元史(一)

一、成吉思汗信任邱處機與這件事對於保全中原

傳統文化的貢獻

(一) 導論

北宋時期(自西元九六〇年起至一二七七年止)因為政尙文治，社會上得到了長期的休息；又因刻板印書逐漸流行，人智日趨開明，以故民間生活比較寬裕，文化發展也比較優越；就社會史與文化史而言，可以說是國史上一個較為開明與進步的時代。但不幸東亞局勢醞釀新的轉變，安靜的北宋突然遭受到東北女真族的侵入，攻破了東都(今開封)，擄走了徽欽二帝；這一打擊，就整個大一統的中華兩千多年的歷史說，是異常沉重的。因此「靖康恥何時雪？」流傳民間，迄今記憶猶新。可見這一次邊疆民族的入侵中原，所留下來的印象是深刻的；在歷史上引起的波瀾與影響，也是壯闊的。據近日國內學人的研究，中國自靖康(一一二六——一二二七)大亂之後，華北一部分憂時愛國人士，不甘受邊疆民族的壓迫，紛紛以逸民避世的態度，暗中結合成若干教派，藉以自救而救人；並欲藉此對於中原傳統儒教文化的保全有所貢獻。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南宋

初年黃河以北一時興起的「新道教」了。這些新道教的中堅分子，實出自靖康以後、不甘與女真人妥協的中原逸民。世人以其非儒、非釋，漫以「道教」稱之。其實他們都是各自獨立的教派，或以「全真教」自號，或以「正大道教」著稱，或以「太一教」名世，非但不祖述老子莊子；也不與張天師所統率的「正一」舊道教發生關係。若一定說他們是道教，那也祇有以「新道教」稱之，方見公允了。這些新道教大都創始於女真南侵、金朝初期（即靖康一二六——一二七以後），天下大亂痛定思痛以後，盛行於元代初期（即是四大汗與忽必烈時代）。比較著名的，即是上邊所說的三大教派。第一派曰全真教，創自陝西的咸陽人王嘉（一一二——一一七〇）。正隆己卯（一一五九）王嘉正式創教，大定丁亥（一一六七）東至山東寧海，得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邱處機等七真人附和隨從，始立基礎。到了邱處機被成吉思汗徵召至燕（一二二〇），西行講道，三年後東歸（一二三四），其道大行。它的性質與由來，因為這一派影響遠大，本論文將有若干專章加以討論。第二派曰真大道教，創自河北滄州（今縣）的劉德仁（一二三——一一八〇）。立教在金世宗大定初年（大定元年爲西元一一六一，此據宋濂學士集五十五、書劉真人事。元史（二〇二）劉德仁傳，「金季道士」云云，「金季」二字，顯然是一時筆誤）。五傳至鄺希誠，見知於元憲宗（一一五一——一二五九），始名真大道教；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以後，方始盛行。第三派曰太一教，創自金天眷中（一一三八——一一四〇）。河南衛州（今汲縣）道士蕭抱珍（一二〇六——一二六〇）。抱珍傳太一三元法籙之術，因以名其教曰太一。著稱於金世宗大定二年（一二二六），

四傳至蕭輔道，元世祖命史天澤召至和林，問對稱旨，始見尊重。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建太一宮於兩京（大都、上都），命李居壽爲太一掌教，始盛行於世。這三派的創教始祖，皆生於北宋晚年中經靖康之亂（一一二六——一二二七），女真族入主北中國，建立金朝（一一一四——一二三四）。但是上述三派的教祖，都能義不仕金，聚徒訓衆，自食其力，實在都是中原宋朝可敬的逸民。他們在當時社會中有徒衆，對後世人羣也有影響。蒙古可汗對宗教向來是一視同仁的。他們這些教派，獲得蒙古可汗的尊重，也是理有固然，不足爲奇。但是比較突出的，則是三大新教派中，全真教在金元之際（一二二五——一二五八）天下大亂時期的重大貢獻。這一貢獻，以元史卷二〇二邱處機與道藏中的金蓮正宗記所說最爲具體。現在選錄兩書中有關蒙古初入中原時期（一二二五——一二五八）、全真教第二代大師邱處機不憚萬里，西走雪山去向成吉思汗說教，獲得可汗尊如教主的待遇，因以直接間救助了中原的知識分子與數以萬計的無告人民；造成了一種保全與救濟中原傳統儒教文化的偉大貢獻。這一貢獻就東亞廣義的中華民族歷史說，異常重要。它沒有像同時期中亞回教文化，由殘破而歸於沉淪，即可知上述保全與救濟，實在是空前的。

1. 元史（二〇二）邱處機傳對邱氏保全中原文化的贊揚

元史卷二〇二邱處機傳，對於邱氏以宗教領袖，獲得成吉思汗的尊信，因而對於保全中原文化，卓有貢獻。邱處機傳中記述此事，至爲公允。茲選錄全傳中，以下七小節，以見一斑。自

號長春子。年十九爲全眞學於寧海(今山東牟平縣)之崑崙山，師事重陽王真人(王喆)、(真積)力久，學道乃成。金宋之季，俱遣使來召，不赴。(以上奉召前邱氏隱居山東海上)

(2)歲己卯(一二二九)，太祖(成吉思汗)自乃蠻(意指也兒底石河的乃蠻行宮)命近侍札八兒(按札八兒元史卷二二〇有傳。僅是列銜具名，實未到山東)。劉仲祿(成吉思汗的醫生)持詔求之。

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我當往。」翌日仲祿至，(原作二人者至，實誤)處機乃與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見焉。(以上成吉思汗特使來召，與邱處機的自動應命)

(3)明年(一二三〇)宿留山北(應是指當時長春真人輪流住居之地，如德興府(今遼寧縣)的龍陽觀與宣德州(今宣化縣)的朝元觀等地說的)。又明年(一二三一)發撫州(今察哈爾省宣化縣等)，經數十國，爲地萬餘里，始達雪山(行宮)。既見，太祖大悅。(以上西遊萬里，謁見蒙古可汗)

(4)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爲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爲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爲要」。太祖深契其言，中曰：「天錫仙翁以寤朕意。」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以上雪山講道及講道後的優待)

(5)一月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陛下宜明天

威，以導有衆。」太祖從之。歲癸未（一二二三）太祖大獵於東山，馬踏。處機詰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爲罷獵者久之。（以上從軍說教，並所獲得的反應）

(6) 時國兵（蒙古軍）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甲申，一二三四，三月）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爲人奴者得復爲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鉅）萬人（據元文類二十二姚燧長春宮碑銘增鉅字。鉅萬者，百萬也）中州（此處應是泛指中國或中原，非僅指河南一省）人至今稱道之。（以上邱氏因說教獲得可汗信任，由此挽救了中國傳統的文化）

申（一二三）（四）

(7) 丁亥（一二二七）又爲旱禱，期以三日雨，當名瑞應，已而亦驗。有旨改賜宮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以上可汗對邱氏的始終眷念）

元史（二〇二）中這幾節文字，本論文中若干地方、將有較詳的討論，這裏僅就第六節所生的影響部分，先略作說明如下：

①讀者應注意的，是「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的這句話。意思即是說，被救的人必須是全真教徒。當了全真教徒以後，才能改善被征服者的地位，享受可汗所允許的若干優待。

②元史邱處機傳蓋取材於姚燧的長春宮碑（原文見牧庵集卷十一，名長春宮碑，無銘字，與元文類卷二十二）。現在轉錄有關的若干節，以與上邊所引元史邱氏本傳，作一比較。長春宮碑說：
a.「考仲祿之行，其年己卯（一二一九），長春從其徒十八人者以行。明年（一二二〇）馳

表謝之，猶宿留山北。辛巳（一二二二）會趣使再至，始發輟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始達雪山。」……這一節與元史邱處機傳，大致相同。元史本傳，亦一出一歸。其春宮稱謂：

d. 長春宮碑刪去雪山講道與軍中說教兩小節，或者是因爲這些事都是人所熟知的，自然就不須重複了。當「全真錄道真經」，本始也者，蓋邱處機告邱順功，事要西行，則其苦于艱難。

e. 長春宮碑中尚有下列的幾句：「寧其身之不恤，以憂軫斯世，計是勞勩（音肆，勞也）不在開國諸勳之下。故帝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這也是一種應有的說明。元史（一二二二）中重錄此文，本論文中若干款式，報官碑稍加補編，並要劉德榮六箇刊主。

d. 「凡爲是學者，復其田租，蠲其征商；癸未（一二二三）至燕（此點有誤，長春返燕在甲申（一二二四）三月），年七十六矣。」計時，癸未（一二二三）年長春七十六。若論歸燕之年（甲申，一二二四）則已爲七十七歲。

e. 又說：「而河之北南已殘，首鼠未平，而鼎魚方急。乃大關玄門，遣人招求俘殺於戰伐之際。或已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吾君於義軒者，歷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爲是乎？」這一節與上引元史第六節相同，而有些地方，且說的更爲明白。兩文互相印證，且可補充說明，自是極可寶貴的。

2. 金蓮正宗記所述邱處機拯救華北人民的偉蹟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春邱真人傳，後邊的按語中也有一大段、對於邱處機獲得蒙古可汗尊敬後所生影響的推崇。現在也分爲數小節，轉錄如下，以資互證。

(1)「僕嘗遊燕臺（意指燕京的黃金臺，卽是燕京，今北平），見三人相與論邱仙翁之功德。其一入曰：『我以爲礮水（今陝西寶雞縣）溪邊，七年苦志；寶玄堂（白雲觀中的禮堂）上，數載流光。鍊金丹太藥之基，種火棗交梨之樹；出神入夢，幹地回天，此功德之最大者也。』

（這是讚美邱處機的苦修篤行）

(2) 其一人曰：『非也。我以爲修宮立觀，傳教度人；開七真七朵之蓮，種無影三花之樹。受簪冠者半天下，談道德者匝世間；無人不飲於重玄，有物盡霑於至化。此功德之大者也。』（這一節是贊美邱氏的宏揚全真教）

(3) 其一人曰：『乃二人所說，見其小不見其大，得其粗不得其精。取泰山之半拳，拾鄧州林（桃林）之一葉耳。我則以爲當蒙古銳兵之南來也，飲馬則黃河欲渴，鳴鏑而華嶽將崩。玉石俱焚，賢愚並戮。尸山積而依稀犯斗；血海漲而髣髴彌天。威赫若雷，無赦如虎。幸我長春邱仙翁應詔而起，一見而龍顏稍霽，再奏而天意漸回。詔順命者不誅，許降城而免死；有驅丁而得贖，放虜口以從良。四百州半獲安生，數萬里率皆受賜。所謂救生靈於鼎鑊之中，奪性命於刀鋸之下，不啻乎百千萬億，將逾於稊稷京垓。如此陰功，上通天意！……』（這是讚美邱氏對蒙古初入中原時期的真正貢獻）（以上道藏洞真部第七十六冊，金蓮正宗記，卷四、頁

十二到十四)

以上兩書對於邱處機與全真教徒在當時挽救中原傳統文化劫運的努力，考諸同時人記錄所留史料，大都確有其事，非屬誇張。邱處機這些爲民族、爲歷史、爲文化的偉大貢獻，正是本論文所要辛勤研究、切實說明，並願據實加以表彰的。金元之際（一二一一到一二五九，自蒙古人入關到蒙哥汗的死），蒙古騎兵蹂躪中原，實爲東亞儒家大同主義文化的又一厄運。中原人民得免浩劫，未蹈同時代中亞、前亞花刺子模、報達殘破毀滅的命運，邱處機的西行謁見成吉思汗、雪山講道、隨軍說教，贏得大汗教主的待遇，因以建立了蒙漢兩大民族間的友好合作，實爲重要關鍵之所在。惜自來追述金元之際國史與文化將斷復續時，對於邱氏與全真教的種種努力，未加表揚，殊失公平。今擬利用累年研究的結果，特著此文，有系統的加以陳述，尙希治國史者賜予注意。

3. 明王世貞對於邱處機獲得成吉思汗信任的懷疑

但是邱處機成功的原因究竟何在呢？他是恰遇明主，因以得君行道呢？或者是適逢其會，一時與蒙古可汗的意見巧合呢？這一問題，明王世貞（一五二八——一五九三）也曾想到，並曾加詳細的考慮。他在弇州續稿中說：「長春邱真人見太祖於西域雪山之陽，所面告者幾三千言。（意指玄風慶會錄）戒以太怒則傷身，太喜則傷神，太思慮則傷氣。而惓惓以節色慾爲首；傍及保國愛民，用賢薄賦之事。虜性貪淫好殺，疑其桎鑿。而太祖乃嘆賞不已，呼爲神仙；錫以便宜金虎

符，使領天下道教。夫以佛圖澄之神奇，能海鷗石勒；然亦危者數四，而勒亦不能用其言。長春何以得此於元祖耶？」王氏提出的問題，極具卓識；但他的解答，則不甚高明。他想來想去，認為是長春能畫符唸咒，使瓶水生金蓮花；成吉思汗見了，遂而相信。這自然是不符合實際情形的。近年來著者與蒙古青年學人札奇斯欽先生重譯十三世紀由蒙古文寫下來的蒙古秘史^④。從這部直接的史料中，了解了創業者成吉思汗一生奮鬥的歷史與當年蒙古社會重視珊蠻（巫教教師）的習慣，並得知成吉思汗一向敬天與尊重賢哲的性格。邱處機謁見他的時候，時在壬午年（西元一二二二），邱本人已七十五歲了。神采秀逸，語言懇誠。成吉思汗接見會談之下，甚敬其為人，乃以蒙古人一向優待宗教領袖（字額，Boe，巫教宗師，下簡稱巫師）的態度接待邱處機。並下令，凡隸屬於邱教長的門徒們，均依例可以獲得免差發、免賦役的優待。這種情形，讀過蒙古秘史的人，當可深信不疑。不過這與成吉思汗對於漢文化的態度如何，卻是另一回事，彼此是沒有關係的。換一句話說，成吉思汗接見邱真人以後，印象甚深，即把邱真人當作「字額」（巫師）看待，對他表示一向對巫師的尊重。不料這一表示，轉入漢地以後，耳目一新，就變成免差發、免賦稅的特別優待；邱氏也變成了可汗的親信。信奉全真教的人，也就好像得到了一種重新作人的保障，變成了爲可汗祝福的選民；從俘虜一變而成爲自由自在的平民了。平情論之，這完全是時會使然。成吉思汗這一次允許給與邱真人的優待，全是遵從蒙古人的習慣。而邱長春與當年的全真教徒們，獲得此一優待，則是得自意外的光寵。所以他們對於中原傳統文化的保全與貢獻，內情

複雜，就有些不容易交代了。因此著者依據多年研究的結果，指明這一貢獻是有時限的。那就是以「金元之際」，自一二一五年蒙古占領燕京起，到一二五八年，元憲宗八年第一次焚燒道藏經典止，這一時期（約四十三年）為限。這是本論文所要從事解答的，也是想要喚起研究此一問題的學者們，加以注意的。一旦超出這一時限，因為在漢地道教一向是被佛教徒儒者所輕視的；佛教徒得志了，可汗的優待有問題了，那麼焚經之事，就會發生的。一談，轉變如金史，金史

4. 邱氏成功的新解說與這一解說的旁證

上述邱處機與成吉思汗關係的新認識，近來也得到蒙古青年學人札奇斯欽先生在「一篇檢討『西域文化與中原文化對當年蒙古帝國影響』的論文中，得到了類似的說明。該文見於民國五十四年五月出版的大陸雜誌（第三十卷第十期），頗可作為我們研究的旁證。特轉錄若干節如下，以資比較。（文中括弧內的句子，是著者為幫助瞭解而酌加的）札奇斯欽先生說：

（1）「成吉思汗晚年（著者按：時可汗已六十四歲，我是相信成吉思汗七十二歲說的）於西征軍中，在雪山（山東的）和長春真人邱處機的談話，是研究成吉思汗的史學家們所愛談的故事。也似乎是由於這一次的談話，使這一位蒙古本位主義的可汗，多少改變了他對於漢文化的態度。其實這種看法，應是有商榷餘地的。」

（2）「斯欽以為成吉思汗接待長春真人的動機，完全是出於蒙古人固有的（尊信）視『珊蠻』

（原文作「薩蠻」，今爲上下文一律計，改）教的觀念。珊蠻教是一種泛神的宗教（流行於初民社會）。雖然他們的宇宙觀與對於靈魂、和敬天的觀念都差不多；但是每一個珊蠻（巫師）也就是蒙古語的「孛額」（Böe），都有他們自己或與其他珊蠻不同的一套說法。所以蒙古的統治者，對於一個爲他自己祈禱祝福的巫師，不管他崇拜的對象是甚麼，都一律予以尊敬。

（3）同樣蒙古人對於別的宗教，也是採取這樣的態度。在當時的蒙古人看來，各宗教也不過是一種不同的珊蠻，只要他們是爲可汗祈福，當然沒有理由予以排斥，也沒有理由，不給他們以類似「孛額」的待遇。同時也爲了泛神信仰的緣故，蒙古珊蠻也沒有排斥其他宗教的傳統，這種傳統（遂）構成了（十三世紀）蒙古帝國宗教自由政策的主因。

（4）基於以上理由，斯欽認爲成吉思汗對於邱處機的接待，不過是對於漢地著名的「孛額」（巫師）的接待而已。同時從可汗和他的談話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可汗所希望的是長生，當然這是受蒙古古人對於「長生天」（Möngke Tenggeri）傳統觀念的影響，但是邱真人所答覆的，顯然沒有滿足可汗的希望。

（5）雖然邱處機的答詞中，包括了許多道家的思想，使久經戰場的可汗，內心得到了平靜；而欣賞他的爲人，優禮有加，給了他與其他宗教領袖所應得的同樣權利和待遇。這一點可以從秘史第二一六節（成吉思）可汗如何禮遇兀孫老人的事實，得到了證明。

(6)「可是由於邱真人弟子李志常所寫的一冊西遊記(上下兩卷)，使這一場談話，充滿了戲劇的性質。同時也因為這一場的會商，從可汗得到了一個宗教領袖和全真教(得到了)宗教團體應得的權利；如免除勞役、賦稅等等。使全真教的道觀一時變成了中原文人避難的場所。因此在烽火偏地，聲鼓動天的混亂之中，使中原傳統的文化，得到了保全。所以長春真人和成吉思汗的雪山講道，的確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對於中原文化的繼續，影響極大。」

(7)「但是我們卻不能說，這件事(會)改變了成吉思汗對於漢文化的態度。當然我們也不能說，這一次的談話，對於成吉思汗沒有甚麼影響。」

著者認為上述札奇斯欽先生的論斷，甚為客觀與合理。我們不憚煩瑣，引了七節，以與上文我們的研究，互相配合，以期能互相發明。上述七節中第二、第三、第四諸節，不但改正了王世貞的答案，也說明了雪山講道的實在情形。至於第六節所說這一禮遇，不料竟然適應了當時的需要。在混亂的中原社會，發生了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好影響，那真的不僅是長春真人的幸運，也是金元之際，中原儒家傳統文化的幸運了。

5. 略談本論文的主旨與希望

歷史學是報告過去事實真象曾經如何的學問。但報告事實真象，必須使所報告的事實與客觀的事實，兩相符合、方有價值。過與不及、加添與減少，都會影響到事實的真實性，那自然是我